



# 传奇人物 戴高乐

周 剑昌  
卿 锡  
张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 传奇人物戴高乐

CHUANQI RENWU DAIGAOLE

周剑卿 张锡昌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九九五·北京

8K07/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人物戴高乐/周剑卿,张锡昌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12.

ISBN 7-80115-006-6

I. 传… II. ①周… ②张… III. 戴高乐,C. A. J. M. -生平事迹-法国 IV. K835.6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852 号

传奇人物戴高乐  
周剑卿 张锡昌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4 号 邮编:1000860)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6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500 册 定价:17.80 元  
ISBN 7-80115-006-6/K · 8

## 作者的话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往往英雄辈出。他们像黑夜中划破长空的流星，以自己夺目的光芒照亮历史的瞬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的戴高乐便是其中之一。

戴高乐是法国现代史上的伟人，是自拿破仑以来，法国最有作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戴高乐一生奇峰迭起。他两次出现在法国历史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化险为夷。他两次戏剧性地上台，又两次戏剧性地下台。他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逃脱一次又一次暗杀。几十年波涛起伏的政治生涯富有传奇色彩。他也自称是“一个带有传奇性的人物。”

抓住戴高乐这个传奇人物的特点，着重把诸多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充分揭示出来，力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读性相结合，这就是本书的写作意图。全书以戴高乐的生平为线索，既突出重点，又勾画全貌。主要着墨于二战中非同寻常的经历和再度执政11年间种种扣人心弦的事件。戴高乐的外交别具一格，由于不属本书范围，故未专门涉及。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笔者所著《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

两位笔者曾在法国工作多年，均有幸亲自会见过戴高乐及其家人。周剑卿并曾赴法进行戴高乐专题学术考察，采访了戴高乐时期的总理、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各个时期的知情人以及反对派领袖和专家、学者多人。本书还直接援引了其中一些人的谈话。愿借此机会，

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巴黎戴高乐研究所多年来一贯给予宝贵协助；法国国家档案馆特许复制有关档案。特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本书得以问世，还要感谢当代世界出版社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以及有关领导和同事们在多年工作中的关心和帮助。

1995年7月于北京

## 引 子

由巴黎驱车东南行二百多公里，远远望去，只见树木葱茏的高地上，作为“自由法国”象征的洛林十字象巨人一般背负青天、耸入云霄。戴高乐故居科隆贝双教堂就在眼前了。这是一个只有五百多居民的村庄。教堂旁边小小的坟地的边角上，覆盖着一块高出地面不到一市尺的长方形墓石，后面竖着一个石头琢成的十字架。墓石上并排刻着三个名字，居中的是：夏尔·戴高乐，1890——1970；两边刻着：伊冯娜·戴高乐，1900——1979；安娜·戴高乐，1928——1948。这就是法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夫人、爱女的合葬墓。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毫无特色：普普通通的白中带灰的石头，它不是大理石，没有任何雕饰，也不加任何头衔，上面只有长眠者的姓名、生卒年份。这一切完全是按照死者的遗愿安排的。慕名前来瞻仰戴高乐墓的人们在惊愕之余，思绪万千。平凡、简朴岂不更见其不同凡响？这方寻常的墓石覆盖了戴高乐多么不寻常的一生！

##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引子	(1)
<b>第一章 一跃登上历史舞台</b>	(1)
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军人	(2)
“应运而生的人”	(13)
力挽狂澜	(33)
“战斗法国”	(41)
戴高乐 达尔朗 吉罗	(49)
“法兰西回来了”	(63)
“容共”与“限共”	(72)
挂冠而去	(77)
<b>第二章 荒漠孤烟</b>	(80)
归去来兮	(81)
锁不住凌云志	(87)
不朽的巨著	(99)
<b>第三章 重展鸿图</b>	(104)
山雨欲来风满楼	(106)
阿尔及尔暴乱内幕	(115)
隐士出山	(127)
台前幕后	(131)
“复活”行动——进军巴黎	(138)
在军事暴乱威胁下合法上台	(142)

埋葬第四共和国	(153)
爱丽舍宫岁月	(158)
<b>第四章 来自地中海彼岸的惊涛骇浪</b>	(170)
“我理解你们”	(170)
一石激起千层浪	(179)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1)
黑色恐怖	(204)
死里逃生	(211)
<b>第五章 五月风暴</b>	(231)
风暴骤起	(231)
“十年太长了！”	(239)
戴高乐下落不明	(250)
强弩之末	(266)
别了，爱丽舍宫！	(275)
<b>第六章 垂暮之年</b>	(292)
“局外人”	(293)
未了宏愿	(299)
难圆中国梦	(301)
巨星陨落	(304)
戴高乐的遗产	(311)
<b>附录 戴高乐年表</b>	(313)

## 第一章

# 一跃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上往往不乏这样的情形：在风云突变、危机迭起的关键时刻，平素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下子被推上历史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戴高乐正是如此。在 1940 年 6 月法国猝然溃败、惨遭沦亡的历史转折关头，戎马生涯平淡无奇、政治上默默无闻、刚刚获得临时性准将衔的戴高乐顿时崭露头角，在二战的隆隆炮火声中，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9 月 3 日，法、英两国被迫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宣而不战。直到 1940 年春天，德国几乎没有在西线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德军呆在齐格菲防线里，法军则躲在马奇诺防线里，互不交锋，形成了所谓“奇怪的战争”。巴黎依然歌舞升平，一派太平景象。5 月 10 日，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入侵荷兰、比利时。接着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向法国大举进攻。法军总司令部墨守成规，昏聩无能，指挥连连失误。法军节节败退，德军长驱直入，兵临巴黎城下。法军总司令部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法方士无斗志，溃不成军。政府被迫迁都图尔，紧接着又迁往波尔多。6 月 14 日，德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巴黎。6 月 16 日晚，法国主和派代表人物贝当元帅出任

总理,次日宣布:“战斗必须停止,”向德国乞降。

法国真的败局已定了吗?不。

6月18日下午6时,伦敦广播电台突然播出一个异常陌生的法国人的声音,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法国人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庄严宣告:“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数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话音落处,人们似乎看到法国溃败后第一面鲜明的不屈的旗帜高高升起,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抵抗!”在陷于混乱和痛苦的法国人的心头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6·18”号召是戴高乐登上历史舞台的宣言书。可是,当时人们尽力搜索自己的记忆,却茫然不知这位戴高乐将军究竟何许人也?

## 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军人

法国北部里尔市公主街9号,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二层白色楼房。大门右边挂着一块铜牌,上书:

祖国的解放者

1940年6月法国抵抗运动的倡导者

戴高乐将军

1890年(11月22日)诞生于此

奇怪的是，“解放者”(LIBERATEUR)这个字竟只剩下一半。据专程陪同笔者从巴黎前来参观的法国外交部官员说，1962年“秘密军组织”<sup>①</sup>的恐怖活动猖獗。这所房子也成了他们袭击的目标。一枚塑性炸弹在门前爆炸，炸穿了铜牌，把“解放者”这词炸掉一半。事隔多年，如今未知修复否？

戴高乐本家四代都是巴黎人。里尔公主街9号是外祖母家，因为他母亲愿意回娘家生儿育女。戴高乐出生的房间仍然完好。可惜当年的家俱已荡然无存。后来好不容易找回一张考究的小书桌陈列在那里。

戴高乐家族在十七世纪以戎马生涯起家。十八世纪转入法官圈子，这时家族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达到了顶峰。法国大革命后，戴高乐家族败落，从此走上了舞文弄墨的道路。祖父是个历史学家，祖母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除了乔治桑和塞居尔伯爵夫人<sup>②</sup>，她算得上是十九世纪作品最多的女作家。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员，文学和历史知识渊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言必称法兰西。他为人正直，在德雷福斯冤案<sup>③</sup>发生后，他毅然站在主持正义的一边，险些丢了饭碗。这在以保守著称的天主教人士中是不多见的。

戴高乐说过：“我们这些法国人多么像我们的父辈。”父母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战争回忆录》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黑色恐怖》一节。

② 乔治桑(1804—1876)，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74)，皆法国女作家。

③ “德雷福斯冤案”：指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籍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事件。德雷福斯蒙冤长达十二年，几经曲折才获平反。其间，在支持重审和反对重审问题上引起全国舆论重大分歧。参见周剑卿著：《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起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了解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之心，这与她对宗教的虔诚不相上下。我的三个兄弟、一个姐姐和我自己对于祖国的深深的自豪感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全家常常在餐桌旁义愤填膺地谈论德雷福斯案件以及普法战争后法国丧失阿尔萨斯、洛林的国耻，讲到伤心处，甚至潸然泪下。可以说，戴高乐自幼就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熏陶下长大的。十四岁那年，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郑重其事地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要考圣西尔军校，当个军人！”五年后，他果然如愿以偿，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

戴高乐为何立志从戎呢？原来，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欧洲上空战争阴霾日益浓重的时期。加之法国对德国复仇的情绪浸透了戴高乐这一代人的心灵。在普法战争失败后的几十年间，整个法国都把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民族精英云集圣西尔军校。当时的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宣称：“如果人类社会里有人都称赞的神圣东西，那就是军队。”这自然也是年青的戴高乐十分向往的。

戴高乐自己对投笔从戎作了这样的脚注：“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一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他企望在这种历史变动中大显身手。

1912年10月，戴高乐从圣西尔毕业。他学习并不拔尖。一位教官在他的军籍簿上写下评语：“除了身材，一切皆属中等。”他以少尉军衔被派往阿拉斯城第三十三步兵团当见习军官。这个团的新任团长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贝当<sup>①</sup>上校。贝当倒是个伯乐，对这位年轻的少尉十分器重，评价很高：“初出茅庐便显示出真才实学，是位前程远

<sup>①</sup> 贝当（1856—195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指挥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升任法军总司令。战后历任法军总监、陆军部长等职。1940年任总理，对德投降，组织维希政府。

大的军官。”“十分聪明、克尽职守。……怎么赞扬均不为过。”这次机缘在戴高乐的生涯中揭开了耐人寻味的一页：戴高乐先是得到贝当的赏识、庇护和提拔；后来则以“自由法国”同贝当卖国政府相对抗，被贝当缺席判处死刑；法国解放时，贝当又被戴高乐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病死狱中。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德军入侵比利时。戴高乐所在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开赴比利时境内阻击德军。这时戴高乐还是一名中尉排长。复仇雪耻、杀敌立功的机会来到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抑制不住“我梦寐以求的激情。”然而，戴高乐出师不利。8月15日，第三十三步兵团同德军交火的头一天，他就遭德军机枪扫射，大腿中弹倒地。经三个月治疗，于11月底重返前线。1915年3月15日再次受伤。9月4日，戴高乐伤势刚刚痊愈就晋升为上尉，受命指挥一个连。1916年3月2日，在凡尔登战役中，连队遭受德军层层包围，他率全连勇猛出击，同德军展开白刃战。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大腿，他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团长布尔多亲自将戴高乐阵亡的消息书面通知他的双亲。当时贝当已升为将军，担任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闻此“噩耗”十分痛心，亲自“追授”他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死，而是在负伤晕倒后被德军俘虏，关进了战俘营。他曾五次越狱，都因个子太高而被识破抓回。五次关进惩罚营，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时才获释回国。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对于军人来讲，坐失了施展才干和立功晋升的良机，这使他极为懊丧。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战俘生活“对于一个法国军官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简直就像被活埋了。”然而他在战俘营里也并没有虚度时光，因为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掌握了德语，并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阵营的倾轧》的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招致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干涉。1919年波苏战争爆发，波兰招募法国志愿人员同红军作战。戴高乐自愿应募。他在一次战斗中正巧与当年德国战俘营的难友、俄国军官图哈切夫斯基<sup>①</sup>对阵，这时，图哈切夫斯基已是红军第四集团军的指挥官了。然而个人的情谊丝毫没有改变戴高乐反苏反共的根本立场。1920年4月，波苏再次开战，戴高乐以波军少校的临时军衔指挥轻步兵营作战，以“军功”获得波兰最高勋章和法国军事当局特别“表彰令”的嘉奖。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与里尔有名的饼干制造商的女儿伊冯娜·旺德鲁结婚。10月，戴高乐调任圣西尔军校战争史讲师；1922年11月考入军事学院深造。在毕业生战术实地考核的演习中，由于他彻底推翻了院长穆瓦朗上校的消极防御理论，而且又当面顶撞，结业考试未能评上“优秀”，反而落得“态度欠端正，有些自命不凡”的评语，从而使他未能进入军界神圣的殿堂——总参谋部。

当时已任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的贝当元帅为戴高乐抱不平，认为他是年青一代的希望，允诺以后在自己的参谋部里给他安排适当职位。1925年10月，法军总监贝当果然践诺，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个职位是个闲差使，但使戴高乐得以接近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1927年12月，当了十二年上尉的戴高乐总算被提升为少校，并被破格委派为精锐部队第十九轻步兵营营长。1929年他自愿前往驻中东的法国部队服役。1932年供职期满回国，奉调到由贝当倡议设立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秘书，从事军事战略研究。该委员会直属内阁总理，负责法国的战备工作。

当时戴高乐已年过四十。作为军人，戎马生涯平淡无奇；可是他

<sup>①</sup> 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出身贵族家庭，1914年军校毕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历任莫斯科卫戍区军事代表、红军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候补中委等职。1937年被诬“叛国罪”处死。

不同于一般的军人,而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和远大抱负的军人。从1924年至1938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具有独特见解的著作,也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开辟了道路。

1924年发表的处女作《敌人阵营的倾轧》,对德国的国情、民情、军情和德国战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德、法两个民族进行了对比,表明法兰西显然比德意志优越。他认为德国人“生性好高骛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

1927年4月,在贝当元帅亲自倡议、亲临主持下,戴高乐上尉在军事学院就领袖人物的素质和作用作了三次讲演,全校师生出席聆听。贝当元帅把此举视为洗雪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在军事学院蒙受耻辱的良机;戴高乐大出风头,也借以宣泄闷在心头的多年怨气。征得贝当应允,戴高乐又在巴黎大学讲演三次,以扩大影响。

1932年,戴高乐的第二部著作《剑刃》问世,书中收录了这三篇讲演并加以充实提高。《剑刃》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贝当元帅”。该书主要论述领袖人物应具备的品质和军人与政治的关系。这可算得是戴高乐最重要的早期著作。其所以重要,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价值,不如说是它反映了戴高乐后来身体力行的领导哲学和政治手腕,是他后半生所作所为的绝妙写照。他认为,领袖人物应处于超脱地位,保持“神秘感”,“藏而不露”,“令人捉摸不透”,甚至故弄玄虚,“使人们相信你在你并不在的地方,相信你要你并不要的东西”;领袖人物还要善于出奇制胜,“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他主张下级在接到错误命令时为了更高的利益可以不服从。他认为军队不应参与政治,但如发生全国性危机,军队领导人物则应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

1933年,希特勒德国崛起,蠢蠢欲动,欧洲笼罩着新的战争阴影。如何看待形势?如何对付未来的战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激烈交锋。当时,法国军事当局墨守成规,信奉消极防御战略。马奇

诺防线<sup>①</sup>就是这种理论的历史见证。戴高乐则以其新颖的军事思想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他吸收了当时英、德一些军事专家的比较先进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再加以提高和发展，终于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1934年5月，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系统地阐明这种战略思想。此书问世成为1940年6月戴高乐进入雷诺内阁的机缘，也为戴高乐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军人成为声誉卓著的政治家埋下伏笔。

戴高乐在书中强调，法国四周边境缺乏天然屏障，法、比边界尤为薄弱，易受外敌侵犯。巴黎更是无险可守。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要保卫法国，防线再坚固亦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部队，实施积极防御，方能有效地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安全。

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十万职业军人组成的配备坦克和机械牵引的新型大炮等先进武器的机械化部队。“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法兰西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这把利剑。”

戴高乐进一步指出，从政治上说，法国采取完全局限于本土的静止防御的战略，也是不适宜的。法国应当把加强自身防务同维持欧洲和平秩序紧密结合起来。一支能够实施快速军事行动的机械化部队方能及时有效地履行盟约义务，声援欧洲弱小民族，制止破坏欧洲和平的侵略行为。

可是，戴高乐的主张同法军总参谋部和军界元老们的消极防御战略思想格格不入。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反对这种离经叛道之说。国防部长莫兰将军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1934年12月17

---

<sup>①</sup> 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其东部国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因在陆军部长马奇诺任内开始建筑，故名。1930年开工，1936年主要工程竣工。

日，陆军副总参谋长科尔松将军书面通知戴高乐：国防部长反对任何“可能形成职业军同国民军相对立的局面”的改革举措。莫兰将军本人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化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地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说：“别了，戴高乐。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你的出头之日！”他回头对身旁的人说：“我要把他打发到科西嘉去！”1934年6月国民议会辩论防务问题，前总理、四度出任国防部长的达拉第发言强调，“装甲部队与防御战略”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宁愿要钢筋水泥工事，因为以往的战争证明这种坚固防线对付敌人的进攻屡奏奇效。”法军总参谋长魏刚将军撰文强调，法国唯一的战略目标应是坚守东北部防线，以粉碎来犯之敌。他指出，建立职业军的计划，只会导致军队的分裂。他的结论是：“搞两支军队——说什么也不行！”年近八旬的贝当元帅，在这场论战中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把戴高乐的理论斥之为“开玩笑”，认为：“无论坦克或是飞机都不能改变未来战争的内容。”“国家的安全的主要因素还是以要塞加固的连绵防线；”后来，他又撰文重申对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的信心，声称有了它就无须担心装甲部队的进攻。贝当思想僵化，戴高乐对恩师不象当年那样推崇备至了。过去提起贝当，他总是说，“他可是个伟人哪！”现在他改变了口气：“他曾经是个伟人哪！”

《建立职业军》这本书，在法国很少有人问津，仅售出750本。德国军界人士倒颇感兴趣。当时，一些德国将领极力主张建立机动性极大的机械化部队，并由一支空军直接配合地面作战。德军参谋总部在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本书。希特勒也叫人把戴高乐的书读给他听。

面对法国军政当局的冷遇和敌视，戴高乐并没有灰心。他自知人微言轻，竭力在政界要员中物色知音。他想通过议会走廊，影响政府决策。1934年12月，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担任过财政部长的独立党议员保罗·雷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他认为，雷诺“特别适合干这项工